



□朱东辉

周日，读书、听音乐、看新闻、看球赛。一天易过，转眼夕阳西下。

出家门(家住顶层)上到天台伸展筋骨。天空，云朵随着夕阳西沉如万花筒般变幻着，鳞次栉比的楼房中小蛮腰高耸入云，鹤立鸡群。夕辉在天棚的方砖地面上和围墙上涂上一层金黄色。围墙边，芭蕉、桂花、茶花、勒杜鹃、发财树、一株株盆植在清风中摇曳。我的目光停在一株高约60厘米，枝干黑褐色，茎生椭圆复叶的植株上，是一株芍药。“立夏三朝看芍药”，过了花期的芍药与其他草本植物一样不会给人多大惊喜。

认识芍药始于她的传奇故事。

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听故事。那时每天傍晚6点，广播电台有一个小说联播节目，母亲总是把一块红砖大小的收音机放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的窗台上，一边在厨房忙活一边听故事，我则聚精会神坐在窗台下，随着讲古大师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讲述，走进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命运，走进各种场面各种人情冷暖世间百态，《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镜花缘》《红岩》《虾球传》《牛

□刘友洪

鸟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城的，谁也不知道。但有一事实是清楚的，自从鸟儿赖以生存的大树被挖倒、放平，然后断手断脚，被运到城里后，鸟儿就被迫进行了长途跋涉。

鸟儿离开乡下时，到底洗没洗过脚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城里长大的鸟孙们，啁啾之间也带着南腔北调。

这些农转非的鸟儿，确实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比如，鸟对它们来到城里，应该担负什么任务，就很困惑。在乡下，鸟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为树木捉虫，为农人报时，为山川歌唱等。可城里，那花木压根儿就不长虫子，你看那些勤快的园丁，一年365天不间断地给花木施肥打药，弄得鸟儿还没来得及出壳，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还有那报时。在乡下，鸟儿能够精准地啄破黎明前的黑暗，让光明破茧而出。可城里的夜晚明亮如白昼，任凭鸟儿怎样寻觅，就是找不到黎明与清晨的连接处，它们也就无法在某个准确的时点，发出第一声畅快的鸣叫。

如果把山林里的鸟鸣看作是一场合唱的话，那么布谷鸟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声音就是合唱的序曲，接着长尾山雀唱出了悠扬婉转的主旋律，绣眼鸟旋即来了一串清脆的点嗓音，燕子一阵接一阵的呢喃如同即兴加入的抒情的小提琴，啄木鸟以摇头晃脑的方式制造的“突突”声作了乐曲的指

□罗昭伦

和春联一样，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年画，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画种之一，为我国特有。

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90年代前，在城市和乡村，不管家庭条件如何，日子过得怎么样，过年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是要买几张年画来张贴。每年只要一进入年末岁首，年画市场异常火爆。这些画作，一般都是印在大张的白纸上，内容充实，色泽鲜艳，种类异彩纷呈，武将、寿星等应有尽有。由此可见，年画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贴年画一般都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喜好来选择。老年人一般喜欢贴《麻姑献寿》；书香门第或有文化底蕴的家庭，会选择梅兰竹菊一类有文化品位的四屏屏年画。记忆中，英雄画有“草原英雄小姐妹”，肖像画有“难忘的岁月”，古装画有“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除此之外还有“连年有余”等。

在那个年代，一进入腊月后，大人

□周康平

院子里垫上厚厚一层雪的时候，也是我家最为温暖的时候。田地里的农活，已被父母丢到了一边，连同院子里的那些没来得及收拾的树枝枯叶一同被我们全遗忘在雪地之中。

炊烟袅袅常常是我们村子在大雪天里的标配。这时，我家的火塘燃烧得红红火火，散发出的热气，灌满了我家整个老房。前来串门的隔壁邻居，他们围在火塘边闲聊的家长里短，不是我们这些孩子关心的内容。我们专注的是埋在火塘灰里的红薯。蹲在火塘边，我们得时不时地用小木棍掏一掏埋在发火灰里的红薯。将红薯的皮烤成浸着糖色的模样，用手拍打上面的灰，剥开软绵绵的皮子，被烤得金黄的红薯带着一股烫嘴

氓》……芍药就是在听《镜花缘》时认识的，《镜花缘》的百花仙子，十二师十二友十二婢，让我了解了许多花事和花语。当讲到芍药仙子的章回时，母亲讲起了芍药的传说。

“芍药承春宠，何曾羨牡丹。”芍药和牡丹是花中二绝。某年，人间瘟疫流行，玉女为救世人盗取王母仙丹撒下人间，仙丹有的变成木本牡丹，有的变成草本芍药。

神医华佗为方便研究中草药，在宅前建了一个药园。一天，一个过路人送他一株芍药，他把芍药种在屋前。他仔细研究了芍药的花、茎、叶，都没有什么药用。一天深夜，华佗正在烛光下看书，忽听屋外有女子哭泣，他循声推门而出，不见女子只见那株芍药。华佗纳闷：难道听错了？他摇摇头回屋继续读书。刚坐下，啼哭声又传来，再去看，还是那株芍药。华佗唤醒妻子，告诉发生的事情，华佗妻子说：“药园里的草木在你手里都成了良药，治病救人无数，唯独这株芍药被冷落一旁，想来你没有弄清它的用处委屈它了。”华佗说：“我尝遍百草，药性辨得清楚，这株芍药我多次品尝，确实不能入药，怎么委屈了呢？”也巧，隔了几天，

华佗妻子血崩腹痛，用药不见好转，她便瞒着华佗挖起芍药的根煎水喝，只半日腹痛渐止，又服两日，病痊愈。华佗妻子把此事告诉华佗，华佗才意识到忘了研究芍药的根。随后，他对芍药的根细心试验，自此芍药纳入中药材之列。

母亲接着说：“芍药花开是在你出生的5月，芍药的根作药用，称‘白芍’，性微寒，味苦酸，有调肝脾、营血、祛瘀和通经功能，主治血虚腹痛、痢疾、崩漏等症。芍药药用的发现也告诉我们，做学问做事情一定要细心要全面。”我发现小河旁、田埂边、山坡上曾伴随我们许多快乐时光的雏菊、山萸、油菜花、南瓜花、含羞草、鬼针草、痴头芒、蒲公英等花草在百花仙子群芳谱中难觅芳踪，我问母亲：“哪里能看到芍药？”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你只要用心读书，读好书，到时自然能看到芍药。”

慢慢地我发觉，身为医生的母亲总在有意无意地给我普及一些花草知识，功能和药用，母亲是希望我读书有出息，长大后人杏林救死扶伤！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响应号召下到公社卫生院，听闻间切中不断总结临床经验，成为县里第一个主任医生第一个教授。只是

城里的鸟

生命总是出奇顽强，总有一些鸟儿想改变一下自己，争取适应新的环境。这不，几只鹧鸪在那漂着浮萍的池塘里，一边游着，一边哼着歌儿。有几只斑鸠胆儿肥，试探性地逗着宠物狗，斑鸠一副讨好的样子，狗却一脸不屑。瞧瞧那画眉，在公园的路边蹦蹦跳跳，不时叼起一片树叶，翻来复去地看，好像城里的秘密就写在那树叶上一样。嘿嘿，几只鸟也学城里的小年轻，在光天化日之下嬉戏追逐，打情骂俏。

尽管如此，城里的压力是毋庸置疑的，这对鸟们来说一点也不轻松。还是拿吃的来说吧。前面已经提到，城里的鸟是没有虫子可吃的(更没有庄稼可吃)，它们只能在公园或小区或路边那几棵孤独的树上，去寻些果子，哪怕果子青涩，或已干瘪，但鸟们为了裹腹，它们已经饥不择食了。

人类在对待鸟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他们在城里建公园，模仿乡下景象。可是，鸟们并不领情，这哪是他们想要的家园呀！鸟们多么希望，城里的树也像乡下那样，自由生长。比如一粒随风飘落的树种，落到城市一隅，它就在地上划一个圈，圈内就是它的家；它在那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把那红艳艳的花朵展示得十分张扬。与此相反，麻柳树那曾经努力向上的枝条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好些已经枯萎甚至死了。

年画拾忆

们便开始“忙年”了。除准备各种吃的、喝的，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就是贴年画、挂春联，目的是让房屋焕然一新。就我家而言，父亲买来新的年画后，都会把上面的故事讲给我和弟弟妹妹听，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八仙”的姓名，知道许多古代神话故事。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幅名叫《摇钱树》的年画：画的中央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的上面挂满了铜钱、元宝、鞭炮等，树下是一群身着节日盛装的小孩，在欢快地玩耍，整个画面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想用这幅年画表达对家庭的期盼，希望一家人来年能过上富足美满、兴旺昌盛的好日子。

张贴年画首先是煮糍糊。母亲说，煮糍糊要用纯白面粉，才能保证年画张贴得牢靠。这个活儿一般是由她亲自来做。母亲会很精打细算，嫌家

我没有遵循母亲的意愿，背起行囊走进警营。工作后我在白云山风景区护林守土，得以认识熟悉了更多花草树木，进出间不时与芍药相遇。花开时节，我总会与妩媚芬芳的花朵点头致意，会心一笑。

科学栽培、培育和管理下，芍药品种越来越多，花色越来越艳丽缤纷，花期越来越长，一年年美丽着我们的心情，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八年前，我离开工作多年的风景区，芍药换上了别名：将离。新岗位工作愈加繁忙，尤其近三年与无影无形的病毒打仗，天天与病毒抢时间赛跑，忘我无我，家，变得咫尺天涯。家乡距我工作生活的都市仅100公里，一个多小时车程，但前年和去年，我只看望陪伴过母亲一次，每次只有一天时间！母亲退休后返聘回医院坐诊，风雨无阻二十多年，直至前几个月84岁高龄才彻底脱下白大褂。曾经如芍药般美丽的母亲，容颜与行动都明显有了岁月的痕迹，此时独自生活的母亲，应该又在厨房忙活了，想到这里，我拿起了电话。

可分割的，有树的地方就会有小草，只要树能自由自在地生长——当那树长成参天大树，树上就肯定能结出小鸟来。这种树，才是鸟们的归宿。

城市是堵无形的围墙，把一只只鸟儿隔在看不见的方格里，鸟儿欲飞出去，又被撞了回来。如果在乡下，鸟儿是不设防的，它们可以自由交谈，互说衷肠；还可以与作邻居的野鸡、野兔来场赛跑，与松鼠、壁虎比赛攀岩。可鸟儿进城以后，就用格子将自己封装起来，“城三代”瞧不起“城二代”，“城四代”又瞧不起“城三代”，代代相传，“鸟”心已经隔着肚皮啰。互作邻居的鸟儿，已经开启了漫长的清高模式。

眼下我担心，精神撕裂会不会成为压垮鸟儿的最后一根稻草呢？五光十色的陷阱，毫无隐私的世界让鸟儿惶恐至极。鸟儿既难找到一块清静之地，也难找到一段清静时光。川流不息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光怪离奇的华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都让进城的鸟儿心力交瘁。尽管鸟们有的在城里的树上安了家，但那些发育不全的树终究容不下鸟的世界，那些树已徒有其形没有其神了。故而，有些鸟儿失眠了，整晚盯着路灯看，整晚睡不着觉；有些鸟儿恍惚了，呆头呆脑直往玻璃上撞；有些鸟儿抑郁了，在空中缩紧翅膀重重摔下，奄奄一息躺在地上，等待过往车辆往上碾……

城市已成无形的鸟笼，笼里的五光十色击沉了鸟的翅膀，想飞出去也有心无力了。最终，鸟儿仅用迷离的双眼望着笼外，乡下的森林便成了鸟儿永远的——远方。

墙，原先陈旧、黑暗的房间，顿时变得亮丽如新，喜气盈门，呈现出一派崭新的节日气象。

年画，不仅是过年时家家户户对房屋的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同时也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每个阶段的年画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迹，成为一段历史的缩影。在消息闭塞的年代，年画够得上百科全书式的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是乡村风俗文化的积淀，包蕴着一个中国民间的精神风貌。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年画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春节，它丰盈了我寂寞枯燥的童年，我也在日渐泛黄的年画中长大。如今，一说到过年，人们提得最多的是压岁钱，烟花爆竹、春联，而对于最具中国传统新年象征的年画，已成为一段难忘的历史和魂牵梦萦的回忆。

时候，揭开鼎锅盖，用汤瓢从鼎锅里舀上一土碗，然后捧着香气扑鼻的土碗，三三两两围在屋子的角落，使劲地吹着土碗里热气直冒的腊肉排骨汤。然后，你喝一小口，我抿一小嘴，用小手抹抹小嘴，在啧啧称赞中满面红光。这时，我们于冬天的所有感知，不是老屋外的积雪带给我们的出行不便，而是老屋的火塘带给我们的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虽然，老屋里的光线黯淡，老屋的空间低矮沉闷，我们却感受到了老屋的冬天充满了天高地远。在老屋，我们看到了夕阳撒大江的欢笑和新月成弯月的美好，那是一碗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黄官品

1 冬天

随着最后那片枯黑的叶从今年的额头咣哪一声掉下来
渐渐缩水的天空
像奶奶伸出的一只手掌
山峦蹲下，河流侧身挤进缝间
城市猫在掌心
小巷幽深，链接家门
光秃秃的树和雪地
捅开世间尘封的往事
储蓄心底的太阳
从纷纷扬扬的雪花
筛下一吨重的温暖和光芒
麻雀叽叽喳喳圆半块的笑声
塞进冻红的耳朵和裤袋底
饶恕并恋上一个冬天
将没过完的日子和剩下的梦
全部抱走

2 大雪

前天的风还睡在林间
昨夜的雨还迷失在天上
从不迟到的小寒大寒
不由分说，迎面闯进今晨体内
肆意渲染冰冷陈旧的思想 and 主张
在无法顾及的边地
在想象填不满的沟壑
顿时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铺天盖地的白
阻断百花在世间的记忆和面目
寒白凝固的蜡光
油漆着感冒发冷咳嗽的大地
将被欲望煮沸的天空
暂时冰冻起来
扼制一些不可预知的兆头
提前裂变冒泡泡

3 梅

霜降之后的日子
原野闪开身
小雪大雪踩着正步来
江河往前跌了
山峦睡了
曾经喧哗的大地不说话了
纷争不息的万物枯萎躲藏起来
天空蹲下来
听蜡梅在小院的墙脚
独自燃着一盏盏灯火
悄然暖了
冬天冻红的耳朵和鼻子

4 大雪

随着窗外一声没名没姓的喊叫
时空白了
谎言
纷纷扬扬，从天而降
活着的感受，从坍塌脚底

□唐代贤

风告诉我
渠溪河畔那颗红柚种子
从遥远的地方飘来
同伴一路散落
只有你扎下千年老根
抽发的嫩芽上
至今还悬挂着绿色的惊叹号

在山坳坳里蜗居
内心的憋屈只有天知晓
幸运的是，院落锁不住你
弥漫的花香，粉红果肉
把几个农技专家牢牢拴住

□王行水

该开花就开花
该结籽就结籽
短暂的青翠
腰杆挺得笔直
该发的枝丫
尽情地发
日子拉不出长度
那就打开宽度

□吴群芝

湖面上远天朦胧，你坐在湖边
阳光照向你，也照向大地和我们
美好的事物，是我们远离城市
在这里可以自由呼吸

风吹荻花，我们刚刚来到
而他已经提前抵达
在一棵野梨树下

回家过年(组诗)

门窗封起来
心堵起来
万物遁入空门
麻雀及其叫声，突然消失
茫茫雪中惶恐不安的人
躲猫猫的心，无处栖身
唯有低头闭目
慌乱中用力想着什么
紧紧握着笛卡尔的手
念叨“我思故我在”
以此活下来
这场不期而遇的埋没中
被冰冻起来的事物，蒙着脸
将所有的伤痛和死亡折叠起来
藏书一样暂且锁起来
等我把春天喊回来

敲响算盘
被清算出来的雪
抖手抖脚，一笔勾销的感觉
生命和花果，松开笛卡尔的手
从幕后披红挂彩出来
乘坐一阵阵大风的船头
浩浩荡荡，敲锣打鼓
“我在故我思”潮水般涌回天地间

5 回家过年不缺席

腊月年关，喧嚣沸腾的都市
突生些空旷与荒芜
剃光头的街头
谁的脑门皱成一封回家的书信
如期而至的
还有无法躲过的诺言
藏在匆匆脚步中的梦呓
行囊空空装着的脑袋
从昨夜明天滚出来的大石头
迎面砸倒自己
砸向飞速而来的高铁
无法描述的局面
沿旬然而去的轨道，铺展开来
系在腰间的那条麻布口袋
满面蒙尘身体的味道
装着田野芬芳的记忆
家家户户屋檐下
大红的春联
群里面啪啦响起的爆竹
让你瞬间忘了
在外捉襟见肘的脸面
无处栖身的寒风
无心过年的冰雪
高悬站台上紧发条的大挂钟
在所有外出人的心底
嘀嗒嘀嗒敲打起来
凑足路费，坐上高铁
不等天亮，就到云和月下的家乡
晨曦中曾耕种过的土地
村口那棵挂牛的老梨树
房前那树腮红的梅
踏进家门喊一声“妈——”
端起一碗酒来
(作者系《曲靖日报》编辑)

红心柚

经年累月选优，栽培，嫁接
你的身影和同伴遍布五乡十里
令人称奇的是，你从不以斤计价
却一路走俏天下

在河谷仰望漫山遍野的你
宛如农人悬挂的万盏灯笼
灯笼里闪耀的颗颗红心
于这寒冷的冬季
飞向大江南北，千家万户
在有缘人的舌尖上
传递暖心的丰都味道
(作者单位：重庆市丰都县委
编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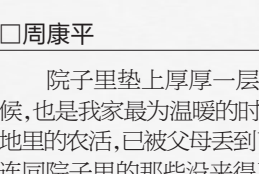
一年蓬

身前身后事
全部交给根
在未知的深处
闯荡新的命运
既知草木一秋
一出生就倒计时
奋力逆袭突围
种子撒满旷野田畴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风吹荻花

寻找酸酸甜甜的乡情
无人机飞过头顶，我们仰头展望
向天空亮出白手套
“不在乎有没有翅膀
有没有人听得懂”

大弯湖的边界，冬至开了一扇门
你没有看见的野鸭子被我们看见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员)



冬天的老屋

的热气，直扑鼻底。红薯还没到嘴边，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叫喊起“好甜哦，甜死了！”我们的馋相，引来了大人们的不满，“看你们这个样儿，好像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大人们怎么说我们，都无关紧要。围在火塘边，我们这些小孩，一门心思的想法，全是围绕火塘在转。在火塘边，我们不仅烤红薯，还烤土豆、烤花生、烤蚕豆、烤玉米。凡是家中有能烤的东西，我们这些吃货都能想烤的。这时我们会觉得冬天特别美好，仿佛家一下有了吃不完的美食。这时的家中，不仅有烤的东西可吃，还

有吊在火塘上的鼎锅。火塘里木柴燃烧的火苗和烟子将鼎锅熏得黑不溜秋，看去极不美观。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些小孩对鼎锅的“膜拜”。鼎锅盖子上热气腾腾。一到冬天，鼎锅里往往炖的是腊肉和腊排骨之类的东西，听到鼎锅里发出咕嘟的响声，垂涎欲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少不了的表情。其实，鼎锅里炖的腊肉和腊排骨并不多，更多的是萝卜或土豆，还有一大锅汤。不管有多少腊肉和腊排骨，鼎锅里只要是沾上了它们的味儿，这个冬天的老屋，就注定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幸福乐园。我们会趁大人没注意的

